

叔苴子內篇卷四

明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眼睛子以黑而成見此晦以御明之理也背艮止而五臟胥附此靜以制動之理也筋骨爪牙皆有敝而舌不敝此柔以勝剛之理也

目之清塵垢粒糠有所必拒腹之廣酸醎甘苦無所不容拒物者物去之容物者物歸之吾見腹之飽矣未見目之飽也故老子曰聖人爲腹不爲目

欲去不足者當使之有餘爲有餘之地僅可免於不足若但求其足無時而足矣

終日說味不能當一饜終日說衣不能當一襦終日說貌不能當一見說之無實若此故曰予欲無言

不輕譽人者善譽人者也不輕毀人者善毀人者也夫惟不輕是以不行

兩人精相喻則視而不言兩人意相喻則言而不辯兩人言相喻則辯而不爭精離而後有言意格而後有辯辯迂而後有爭至於爭而兩心相睽不啻水火冰炭矣是以至人不言賢人不辯智人不爭知爭之無益也無益之爭君子不施於君親況其他乎

人之學莫乎造而齊於極秋與秋相遇不言而爽同也羿與羿相遇不言而射同也王良與造父相遇不言而御同也適泰山者分途而上各見一隅及升其巔而所見同矣故凡見之未一者皆行之未至者也眾之所爭和于賢人賢之所爭和于聖人至聖人則大同矣或出或處或

語或默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其斯以為聖乎

膏粱可嗜也進之病胃者則嘔逆而弗食錦繡可悅也進之病災者則棄擲而弗衣夫善亦人之膏粱錦繡也進之而不受彼其中亦有病焉故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昔周公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此假卜筮以神明其德者也太公聞治魯而知後之式微周公聞治齊而知後之篡弑能無卜筮而知吉凶者也圖神方智者易之神智知來藏往者聖心之神智聖人資易之神智可以證心出心之神智可以符易

五行之精物偏得之皆為至寶是故土之精為玉石水之精為蠙珠金之精為干莫木之精為檀栴火之精為燭龍五者之精散惟聖人之五藏全而具之故易贊乾之聖人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嗚呼盡之矣

聖人之言上舉首下舉尾引而不發如遺筭於人而藏其鑰智者聞之其獲甚多愚者抱之不知誰何賢人之言多所發少所蓄如賈者坐五父之衢而列其積過之者不牽裾而強問其目俗儒之言如嚼枯蔗眾人已棄而我收其餘惜哉

人聞言而悅者非悅吾之言也悅乎其心所自有者也子房一見高帝而說合高帝之心先有子房也趙良說商君而不過商君之心本無趙良也嬰兒生不識父既長而父乍歸驟而入室子以為途之人也奮然操戈而逐之其母諭之而後知其為父也拜泣而持其衣夫一人耳識則其父也不識則途之人也途人入室而逐之宜矣故比干剖心子胥賜夷龍逢授首申公胥

靡皆嬰兒之未識父而逐之者也不諒其未識而遽求人有罪焉耳故君子詔誓不詔愚皆蒙不告昏

飼鳥雀以禾黍則集而食之投以金玉則奮翅而遠去彼以禾黍可資生而無取金玉之貴耳人於金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其無益猶是而珍之而積之而探之而府之而叔之求者妄生死者徇命智故不如鳥雀矣

呼人為馬牛人必慙然怒呼馬牛為人馬牛漠然而無喜人好名而馬牛忘名也且即號以聖賢之嘉名以為不如束芻之投也夫名以聖賢則不樂與以束芻則樂實在馬耳許由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夫許由之不歆稱為天子猶馬牛之不歆稱聖賢也

能見鏡中之形者目也而目必借照於鏡能晰龜策之兆者心也而心必借決於龜策神在我而假靈於物非物能益我之神能去我之不神也著之分撰龜之墨食意識盡矣光明出焉猶借鏡以見形不知者以為為鏡之明其知者以為目之明也夫瞽而持鏡何以無見乎

奸人之欲欺其輕重者不囑權衡而囑操權衡之人夫設權衡以去私也而人即以去私成其私猶立法以禁弊而人即以去弊成其弊也故善政不如善使

春蟲之聲啾啾夏蟲之聲洋洋秋蟲之聲唧唧冬蟲之聲啾啾氣之所變不得不變也文章之盛衰可知已古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生宇宙之氣自古至今日聖賢豪傑拔精而生者不知幾十數是亦土敝水煩之日也草木之華盛發於前者其殘英刺必色淺

而香微今人之出類拔萃者皆殘刺也而欲追配古人得乎

文章功業之可傳者皆前定者也三代以前尚已春秋而降孔明之功定於隆中王猛之功定於捫虱至於管晏申韓之書皆自寓其意焉然成章耳彼豈執筆呻吟而句雕字飾哉故功者立於未有功之先文者具於未有文之始也譬如羅之兩蛛之網有先繭網而成者矣今欲傲不朽之事而取辦於臨時何怪功日鄙而文日卑乎

作文之家貴愈到而句不到作書之家貴趣到而筆不到作繪之家貴精到而象不到此其小者也治民者貴神到而法不到行兵者貴聲到而實不到不到者其不可見之精而到者其可見之形也譬如燕享者邀其主至而與焉僕從隨亦善不隨亦善無為輕重君子尤惡其外到而內不到者

子割股以療親則謂之孝臣剖心以殉君則謂之忠牛羊雖羸肩披股裂燂焚炙燔以食君親而不稱忠孝者以彼固不得不死而非出死以相為也故出於相為者能分痛而即為忠孝出於不得不死者雖屠割而同於雞犬而世人輒以一死為節義妄矣

人為食者養肉馬為食者養力羊為食者養毛雞為食者養皮雞為食者養羽象為器者養齒人知之已而孰知養士之為人養也孰知智士之為人養也孰知辯士之為人養口也孰知關士之為人養軀也孰知貪士之為人養財也天下熙熙攘攘大抵皆為人者耳其實能自為者幾人哉此為今之學者

釣魚不得者必更為織其綸芳其餌而不為魚惡也射鳥不得者必更為調其弓矯其矢而不為鳥憎也我呼則人不得不應我唱則人不得不隨我揖則人不得不讓我端則人不得不肅我能致物物豈能自至哉故老子曰聖人持左券而不責人

為吏治者吏之所能威也治乎吏者非吏之所能威也為陰陽鑄者陰陽之所能範也鑄陰陽者非陰陽之所能範也夫至人顛倒五行能使冬變鼎而夏造冰雨暘在其掌握風霆出於指顧何水火之能焚溺哉虎不畏風龍不畏雨制之自我馬耳

子之在母腹也慙慙然其出於腹也哇哇然故曰失道而後德慈母之視子也油油然保母之視子也煦煦然故曰失德而後仁衣子者以故衣衣叔者以新衣賀鄰家之子緣以緣緣故曰失仁而後義揖子姪者及胸揖鄉人者及膝揖尊客者三肅至地而後起故曰失義而後禮拱揖廢而攘臂之行興輯柔衰而忿爭之色見故曰失禮而後刑大道破碎小道乃興綢繆孔愈遠其宗故以刑防刑不若以禮防刑禮不若義義不若仁仁不若德德不若道夫使民之於君若腹中之子其離於禮樂刑政則既遠矣其燧人赫胥之世乎

赤子在襁褓中未知親疎情偽也見乳母則欣然而就之見他人則啼而背之誠心所結以天相喻也古宥之得道者往往能擾龍馴象棲怖鴝於懷中而萌一機心則雉為之飛鷗為之舉故知精神動於無形而形色昭於日月嬰兒鳥獸且不可欺而況於人乎況鬼神乎

天象動於太清之上而占象者預決凶地氣動於黃泉之底而眠氣者早見休咎人意動於心

曲之隱而察意者先識向背人所不見炳若雲漢人所不聞轟若雷霆故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獨可不慎乎

陽燧照日則火生方諸照月則水生未照之先水火何在蓋陰陽相搏而神生其間神者非陰非陽不在此不在彼不離此不離彼如槌鐘成聲聲不在槌亦不在鐘鐘槌之間天籟發焉其神之所為乎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精氣形三者合而成身然各有所取取天地之水以成吾精取天地之風以成吾氣取天地之土以成吾形故水清則精秀風調則氣和土厚則形實以為不信驗之草木確地多惡木膏壤多嘉材水土之氣異也此堪輿氏之根宗也

取水為精取風為氣取土為形方未離母腹時母代為之取及既離母腹後人始自為取代取者乖順和逆不自必故跖或壽而顏或夭數定於先天不可移也自取者多寡節宣皆自制故順者安而逆者危數屬於後天可自主也此吉凶悔吝之權輿也

天地間真陰真陽合皆可變化而為神牝牡合而成男女坎離合而成嬰兒水火合而成神丹以至偃師之歌工墨子之飛鳶皆盜陰陽之機而幻為之者天幻猶可以合神而況其真乎

物莫重於金鐵而寶劍躍水而成龍精之至也物莫輕於羽毛而黃雀化蛤而沈水真之至也故知鍊神以養精則無沈不揚鍊形以養魄則無揚不沈升降飛沈何類之有

欲窮天地之變者先窮吾身之變入身以心為主心忿則熱心勞則汗心恐則慄心驚則顫心

憂則癉。凡病皆心所為也。人者天地之心也。故眾忿積則熱而成旱。眾勞積則汗而成雨。眾恐積則慄而成寒。眾驚積則顛而成震。眾憂積則癉而成厲。其他昆蟲草木之妖。日月星辰之變。未有不因人心為孽者。故治一身之病者治心。治天地之病者治人。

人心之感天地。有以眾感者。有以專感者。三軍愁怨而赤地蝗飛。萬姓顛號而山崩川竭。此眾氣所感也。匹夫繫獄而六月飛霜。匹婦銜冤。三年枯旱。此專氣所感也。蓋人眾則志不專而氣盛。故磅礴兩間。志專則人不眾而精達。故衝犯天地。譬諸於射。三軍以百矢齊發。無不中也。由基以一矢獨發。亦無不中也。眾可成專。專可當眾。是以聖人畏眾畏專。

物之有理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也。善學者窮於一物。不善學者窮於物。物窮之於一物者。如破竹。一節破而百節皆開。窮之於物。物者如索珠。千處索而一處不獲。

理者川瀆也。性者江河也。命者大海也。行川瀆之盡。必至於江河。行江河之盡。必至於大海。故窮理者必盡性。盡性者必至命。未有熟於子而不識其父。熟其父而不識其祖者也。使千古不通於一息。何善察時者。能以一息知千古。使萬物不備於一身。何善觀物者。能以一物知萬物。

精神之感物也。微而善寄。雖無情之物。有所注則無不寄。注於琴則喜怒哀樂皆發於琴矣。注於書則喜怒哀樂皆發於書矣。注於繪則喜怒哀樂皆發於繪矣。惟聖人上注於天地。故天地與之同舒慘。下注於萬物。故萬物與之共憂樂。

魚之於淵其穴藏於九泉或躍而動其流浮達於江漢之川明此理者則知匹夫怨怒所以感動乎皇天

雖有嫫母不貴暗鑒知暗鑒不能滅其醜也雖有侏儒不履危石知危石不能益其長也世之人有過而患人見是貴暗鑒之心也無善而喜人譽是履危石之智也識故不如嫫母侏儒矣功生於敗名生於詬不有敗安有功不有詬安有名有不善理身之人而後扁鵲倉公之功著有不良視聽之人而後離朱師曠之名傳凡勳勅旌常聲垂鐘鼎皆待其病也豈聖賢所樂哉故至人無功真人無名

鑒之昏也可磨而明鑒本自明也若磨磚則不得而明矣劍之鈍也可砥而利劍本自利也若削木則不成利矣善教者但能還人之固有不能益人之本無

郊社之禮所以事天存心養性亦所以事天郊社者黍稷之馨香存養者明德之馨香黍稷之馨香正以薦明德之馨香也故郊社之事事以文存養之事事以實實能兼文故庶人亦可昭格文不能兼實故明禋或無以居哉

事天者人不違天也立命者天不違人也惟不違天之極所以天亦不能違之也易曰與天地相侔故不違

生珠之淵非無螺蛸生玉之山非無沙磧蕭艾之藪芝草茂焉幽巖之澗醴泉出焉故四凶列中天三仁挺商季舜文產夷裔構杞育華土五行混流秀頑錯出天之所生地不為擇從古然

也

賢人之聞善如逢乍識之友。面目鬚眉皆新睹也。定交以後。綢繆數日而始決焉。聖人之聞善如逢久要之友。握手促膝。歡合無間。嘿然晤對。而神情自詣。若眾人之聞善如遇途人。負手岸幘而過之耳。惡人之聞善如逢仇人。瞋目視之。甚且攘臂逐之矣。故善者怒拒於惡人。眇忽於眾人。傾蓋於賢人。而夙契於聖人者也。此人之所以異也。

形貌者。魂魄之見榮者也。其魂魄靈者其貌秀。其魂魄強者其貌勁。其魂魄正者其貌端。其魂魄蠹者其貌濁。其魂魄弱者其貌羸。其魂魄邪者其貌醜。智人望人顏色而占知人品者。凡因形而推莫形之君也。

名者。上與下者也。利者。下奉上者也。故求名者於上。求利者於下。人處最上則更無出於上者。與之名。故天無名而堯無名。人處最下則更無居其下者。奉之利。故隸也。餓而徒也。殽。

工人刻木為像。已置像而拜禱之。往往有應者。夫木未成像之先。工制乎像。既成像之後。像制乎工。其理何也。曰。昔楚懷王孫心為人牧羊時。項羽忽建議而立為義帝。既立之後。義帝能主約而制項羽。羽惟不受其制而殺之。卒負賊名以亡其楚。此與工人侮像而受禍者何異。兩樵相遇。不言樵而言非其樵者。兩漁相遇。不言漁而言非其漁者。樵漁其所知者也。故不言。非樵非漁。其所未知者也。故言之。故莊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鼠雖晝伏。不可言靜。中有未嘗靜者存。鐸之風機。不可言動。中有未嘗動者存。眾人之心如鼠。

其靜也不異於其動也。聖人之心如鑑，其動也不異於其靜也。

虎雖不噬人，猶謂之虎；蝎雖不螫人，猶謂之蝎。小人雖不為不善，人猶謂之小人。不噬者必有時而噬也，不螫者必有時而螫也。不為不善者，必有時而為不善也。故春秋誅意不誅事，信終不信始。

山以靜而能興雲，君子是以安其身而後動；穴以靜而能生響，君子是以易其心而後語。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居。

齒後舌生，而舌兩見其斲；爪後指出，而指屢達其胝。墜車者骨先受傷，觸突者角先見靡。剛之不可恃也如是。

種蠶者傷寒熱於初眠，則病必發於三眠；其老也不死，則僵人傷於胎，木傷於蘖。其初不覺至長，乃斃皆戕其元也。故養生在初，固根在始。彭聃之壽，顏冉之夭，豈可盡求之人事哉？元氣有全虧耳。

同食而飽者，此不說味；又不問味，說味必有不同。食者，問味必其未嘗飽者；不同食而說，說無益也。未嘗飽而問之，問無益也。說無益，不說可也；問無益，不問可也。莊子曰：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萬物之生，有氣而後有數；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法。從微而之著，其為道也順；易書之用，因法以得象，得象而後得數，得數而後得氣。由著以窮微，其為道也逆。故曰：易逆數也。

人之畜馬牛也。利之於生。其畜彘羊也。利之於死。利其生者。惜其死。故犬馬有帷蓋之報。利其死者。逸其生。故彘羊任養養之適。國家之養戰士。亦將用之於死也。而役之而疲之。而腹之。使不得一日之逸。是欲食彘羊之肉。而復使任牛馬之事也。不已甚乎。

蒲苴之射。詹何故而學釣。大娘之劍。張旭故而學書。射非浮沈之訣。而劍非鈎畫之方。然而相會者。以神遇之也。故得其神。則四方皆牖戶。泥其迹。則室中成面牆。吾安知宇宙萬物。非皆可學釣。皆可學書者耶。何與旭猶未能引而伸之耳。

人之少也。母乳之。其長也。天地乳之。九土之毛。百穀之實。水生山產。皆天地之精氣也。春夏以衿稠之。秋冬以簞扇之。甚矣天地之孩人也。過於母矣。人知父母之恩。而忘天地之德。是知昔之所以生。而未知今之所生也。不亦蔽乎。

潤物者雨也。而浸物者亦雨。噓物者風也。而摧物者亦風。動物者雷也。而搏物者亦雷。暄物者日也。而槁物者亦日。悅物者澤也。而腐物者亦澤。天地之於物。能造之。又能毀之。造物者六子。毀物者亦六子。如嬰兒搏土為牛。已復碎之。無怪惜焉。故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凡心生火。則四臟為燒。故淫火燒腎。怒火燒肝。憂火燒肺。思火燒脾。故心火壯。則諸臟皆衰。心火衰。則諸臟皆壯。心與四臟。更為盛衰。生息者也。故至人但欲創心去智。凡不欲生火。焚和而已。肺也。腎也。脾也。魄之宮室也。肝也。心也。魂之都居也。耳也。鼻也。口也。魄之外庭也。目也。舌也。魂之別舍也。晝遊於外庭。別舍。夜歸於宮室。都居。故覺則有知。寐則有夢。

屠物於貴也。必不得貴焉。故玉斗以獻而見。撞委物於賤也。必不得賤焉。故枯桐以爨而見。收人能制物之貴賤者。且不能自必。況又有制之者乎。

老聃入西域而效夷言。高座道人至東國。不作漢語。道各有尚。惡能相一乎。

鳥棲於木。得木之氣。純魄而無魄。故生而飛。揚死而羽化。螺穴於土。得土之氣。純魄而無魄。故生而麗土。死而化土。

千鈞之石。不能繫魂。以沈。惟一念之貪愛。而萬劫以沈。千仞之臺。不能駕魄。以揚。惟一念之超脫。而倏忽以揚。是知一念之力。重於千鈞。而崇於千仞也。奈之何而可不謹。

木食於地。人食於木。仙食於天。惟真人無所食焉。食於地者。離土則死。食於木者。離穀則死。食於天者。吸風飲露。與天終始。無所食者。超三光凌八方。天地覆墜而不與亡。

藥猶兵也。兵能衛人之死。不能養人之生。藥能去人之病。不能肥人之肉。故養生在人。牧肥肉在穀食。無病而服藥。猶不亂而設兵也。

蟬長鳴。鵲短噪。而不厭其短長者。其天全也。全其天。則各適其體矣。截鶴續鳬。祇益其疴耳。

知從外人者。為聞見。從外出者。為聰明。聞如聽人之說味也。酸辛甘苦。耳受之。而古往今來。聰明如飽人之論食也。冷暖美惡。皆口嘗而腹喻矣。見影者。不如見像。見像者。不如見貌。見貌者。不如見心。道之於人。愚者見其影。中人見其像。賢人見其貌。聖人見其心。見心者。非其目見也。聰明遇之而已。

人之喜怒哀惡當留不盡之意以餘之此積善之道也喜不盡則有餘歡惡不盡則有餘氣愛不盡則有餘德惡不盡則有餘刑我餘之子必食之子餘之孫必食之若求快心者則無餘矣無餘則後人之食者寡矣豈惟不能遺之後人將已之食亦不足悲夫

天地之初止有水火水火之輕清者為天為日月水火之重濁者為地為土石水能生金故月為金母今月中黑影皆金氣也火能生木故日為木母今日中黑影皆木氣也此五行皆本水火之說也或問金生水木生火而今乃云水生金火生木何也曰是代為子母者也水涵金精故金亦生水火涵木精故木亦生火猶水生方諸方諸又生水火生陽燧陽燧亦生火是其驗也故仙家嬰胎止以真火真水合煉而四象五行自備焉易論乾坤男女而本於坎離既濟不其然乎

人生惟靜則無咎無譽一動則不入於福即入於禍如奕棋然兩敵相衡觀變下子既下之後不得勝勢即得敗勢未有能中立者故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嗚呼動可不慎哉

叔苴子內篇卷四終



叔苴子內編卷五

明 松陵莊元臣忠甫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善惡公共之物也未可以證性善紂嬖姐已而愛飛廉惡來是亦惻隱也象欲有舜之室而推牛羊倉廩於父母是亦辭讓也盜跖恥先出而分少是亦羞惡也李斯是恣睢而桎梏堯禹是亦是是非也且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誅少正卯是無惻隱也當仁不讓師是無辭讓也無恥過作非是無羞惡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春秋為賢者諱為尊者諱是無是非也由是觀之四端者君子小人共由之門戶善者以之行其正惡者以之行其邪譬之目視耳聽寄聰明者由是狗聲色者由是無定位無成名者也而孟子驗其有以明性善告子証其無以指性惡安知小人固有時而有君子亦有時而無者耶

仁義禮智信猶天之五材也能生人亦能殺人金為幣木為室水為澆火為爇土為墠此用之利人者也及乎施之不當則金可殺木可觸水可溺火可焚土可壓謂生人者五材而死人者非五材耶斗斛度量衡聖人用以行其公盜跖用以行其私孫吳太公之兵法我資以制敵敵亦資以制我故仁義禮智信猶五父之衢也吉凶邪正未有不由是轍者而特揭五者以為教故曰善耳善耳庸知盜跖之不竊笑於側曰我亦猶是耶

象之齒虎之皮犀之角翟之羽庸之臍不足以利身而適足以戕其身故無用之用其為用也始大耳羿死於射扁鵲死於醫桑田死於巫蘇張死於辯此皆以技為羽毛齒角者也味之登

鼎俎者網羅必及。鵠鳴憎於人。而人不之捕者。色聲香味。舉無足取故也。龜鼈以甲自衛。螭蟠以劍自雄。鱗魚喙長三尺。魴魚鬣翅如戈。而不免於屠解者。材有所用之也。故無取於世者。雖憎不害。有用於人者。雖防不免。悲矣。

人備物之性。故可以盡物。一物不備。則一物不盡。造父備馬之性。故能御馬。劉累備龍之性。故能養龍。紀消子備雞之性。故能鬪雞。狙公備狙之性。故能賦狙。郭橐駝備樹之性。故能種樹。惟聖人無所不備。則無所不盡。盡己性者。正盡其萬物之性也。

人之嗜慾多。物之嗜慾寡。故人之精常斲。而物之天恒完。今夫鸛雀鴻鵠。夏則立於炎日之中。而不困於暑。冬則棲於霜雪之地。而不病於寒。使人能如是。豈非古之所謂真人得道者耶。而禽鳥以為尋常者。寡慾焉耳。蓋禽鳥欲不過一飽。無思慮。無憂患。無喜怒。五情六慾。一不汨其中。故其神內全。而其氣外固。寒暑風雨之變。猶浮雲也。安足撓之。人能寡欲。同乎禽鳥。則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乘天地之正氣。而萬變不能奸矣。

凡物之分量。有不可損益者。眉之自短。髮之自長。拇之自大。指之自細。受之於天。不約而同。故松栢不溉而尋丈。靡無日溉而不盈尺。龜鶴不祝而千齡。螭蛄日祝而不踰冬。朝槿不吹而自零。黃菊日吹而不落。性之所賦。豈以外物為成虧哉。而冥冥之夫。自神其智。自多其力。貧者欲富。富者欲溢。賤者欲貴。貴者欲極。夭者欲壽。壽者欲倍。得之則懷為己功。不得則悔人為之未及。烏知好醜成敗。已定於嬰孩之昔。

一斤之鼠人謂之大鼠。百斤之牛人謂之小牛。鼠體已極而牛體未極也。方畝之沼而抱甕者不至方尺之井而負甕者不停。沼水有窮而井汲無窮也。販夫販婦粟滿瓶錢盈貫而人目為富。大賈轉穀千數貲次如山一不稱意廢箸而歎息憂貧此牛鼠之說也。市人陳百貨於肆爛然盈目而求奇珍者過不問富人家門牆闐然無所炫燿而賈胡聞望而集其庭此井沼之說也。故祿不期多寡期於有量物不期飲散期於有源。

人身中精氣神三者養之專一皆可以通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難者特患人自耗洩而蕭然不振耳。試以物驗之蟾蜍好食毛蟲蟲棲葉端而蟾蜍伏於樹下勢不相及也以目光射之而蟲自墜精之至也。南方有蜺名曰短狐口中有弩含沙以射人影其形輒應影而成瘡不治則殺人氣之至也。蜣螂抱丸凝想即尸解形脫神之至也。夫三者用之專一昆蟲么麼猶能妙著於形迹之外況靈秀如人乎。昔人有入水遇蛟者與蛟戰水中七日而斬之出非有異術其精定也。人欲手刃其仇不得偶遇像而拔劍刺之是日仇人之首無故自落。專氣所至心手相應不知其然而然也。倩女思所私成疾一夕魂往從之處數年育男女歸不知其病寢於牀也。此神行者也。此三人用之於邪而立乎不測行乎無方如是況養之以道義哉。古之真人繡校四時役使五行惟不自耗洩以宏至一之用耳。

造化之用人盜其機而為用者多矣。激水而救之造雨之理也。囊橐而鼓之造風之理也。屋水而返之造冰之理也。藥炮而發之造雷之理也。蘊火而樹之造木之理也。然人但知假之於物